

左  
繡

昭  
自十八年  
至式十六年

二十四、二十五

三  
六

服部文庫  
117  
195  
13



117  
195  
13



錢塘 馮李驊天閑  
評輯  
陸浩大瀛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德翼阜

男 馮張孫近潢  
翼孫念詒  
核輯  
元孫思蔭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昭公五第二十四

經丁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林平公卒

子悼公 午立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來告故書○六天火曰災

月知人八郟

郟國今琅邪開陽縣

○秋葬曹平公○

其弘好言天毛得濟後人事也却仍從  
乙卯斷祭語奇而文特簡峭

此篇叙議夾寫以子產天道人道數語  
為主從梓慎陪出神竈都是張皇天道

子產却只盡人道通篇看其于人道用  
重筆于天道則用輕筆至末以斷陳許  
先亡作結則天道摠不出人道之中而  
人道之近昭然矣

神竈一番往復本在末後却倒叙于前  
特提此以為一篇文字之綱也不與亦  
不火天道之遠即于本節結陳許先亡  
人道之近直留于篇尾結錯綜入妙  
一篇以大道始以人道終恰將子產語  
作中間樞據章法奇絕入

未寫火先寫風寫得風勢極猛便令火  
勢十分爽奕盡咸陽一炬圖者應得此  
筆訣

三編

冬許遷于白羽

自葉遷也畏鄭而樂  
遷故以自遷為文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

毛伯過  
周大夫

得過而代之代居其位其位  
其位 莫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

也後故之以何句昆吾夏伯也陰熟也後惡積熟以乙卯  
日與祭同誅正義昆吾祝融之後嘗

為夏伯以惡熟誅者  
乃其後世子孫耳 而毛得以濟後於王都不亡何

待為二十六年  
毛伯奔楚傳

○三月曹平公卒為下會葬見  
原伯起本

○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

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毋故曰人之始正義曰東北木之始火得風而盛

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戊寅風甚

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

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審前年之言正義曰梓慎

所望望天氣耳不必望見火也而何休以四國道遠為疑獨不聞孔子登泰山而見吳門之白馬乎又况

孔子在陳知桓僖災正自幸其言之中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

不必望見而後知也言經所神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神竈欲用權筆懷火

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之鄭人請用之信竈子產不可子大叔曰

春秋左傳

卷十四

七

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

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

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

火。傳言天道難明，雖神竈猶不足以盡知之。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

將有大祥。里析鄭大夫，祥變異之氣。對舉則祥與殃別。單言則五行傳青祥白祥之類，皆以惡徵為

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言將先災也。

正義曰：良語辭如良所未悟，良有以國遷其可乎？子

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遷所免，故託以知不足

詳此見子產素有定見，摠不以人事易天道也。

及火里析以矣，未葬，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以其晉與

已言。此句敘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

前也。正義曰：自晉適鄭當入西門而辭之。使司寇

出新客。新來禁舊客勿出於宮。為其知國情，不欲令去使子寬

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

不得使火及之。正義子寬游吉之子世族，辭與游

速渾罕為一人，子上別一人，非駟帶也。鄭衆云：屏攝攝束茅以為屏，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十大夫使祝史徙

主祔於周廟，告于先君。祔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

敘救火多端，只盡人事，禱祈直至次日了完故事，而仍以寬征與材終焉，筆筆與前段相應。

火政凡作三層寫。火作明日三日凡寫六使字，皆以子產為主，較襄九年子罕為政文用筆輕省一分者，以精神尤注意首尾論斷故也。

救使府人庫人各做其事治官府商成公做司官商成公鄭

大夫司官巷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舊宮人先司

馬司寇列居火道非行火所燠燠炙也城下之

人伍列登城城備姦也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

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乃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

為祭處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

神欲令水抑火祭火神欲令祈于四鄗鄗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

故所祭之以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征賦也三日哭

國不市示憂戚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

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亾也不義所以亾

正義曰哀十七年楚滅陳定六年鄭滅許其後復立許悼公之孫元公當戰國首為楚滅

○六月邠人藉稻邠如姓國也其君自出藉稻益履行之服虔以為耕種于藉田非

邠人襲邠邠人將閉門邠人牟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門者頭

邠人襲邠邠人將閉門邠人牟羅攝其首焉苦齒語

邠人襲邠邠人將閉門邠人牟羅攝其首焉為明年宋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原伯魯與之語

本。是。四。國。火。文。只。叙。了。鄭。一。邊。未。以。一。筆。包。括。却。又。分。作。兩。層。另。添。一。許。不。弔。災。以。陪。陳。不。救。火。伸。縮。變。化。下。筆。有。神。前。皆。來。告。火。憑。空。一。點。一。似。欣。後。者。

至此忽然回繳收拾完密。前從四國單轉到鄭只用鄭又救火一筆趁勢提頭後從鄭收到四國又只用宋衛皆如是一筆趁勢掉尾撇脫乾淨手法絕佳。知字應焉知先亡應幾亡救亡一句結盡通篇大旨何等筆力。

邠子何辜徒以琅琊之稻資後人口實耳。

提句見周原伯魯便伏兩層閔子先言周亂而後言原亡見學之所關甚大文運國運之說海不誣矣

寫周亂凡四層先由下及上復由上及下層頂層轉清矯之文原亡只作一掉不平樹甚活周亂先提後註原亡先註後煞一順一倒左氏慣家

命寧世曰道學禁而未亡儒丐並而元亂千古一轍悲夫

此篇註云善子產有備上截為火而簡兵大蒐下截火作而授兵登陣本是一

意然必用倒叙者史家固以文為重輕剪裁也先輕筆後重筆則作者滿志讀者快心若毀廟事附見于後豈復有生色乎兩截總是極寫子產于簡兵不毀廟見其仁于授兵却晉讓見其智

起一行是附叙不用瓊華玉璫而仍被釅振除者一則取必于天一則自盡干人也

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

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適多漸以及大人夫人在位者補正陸

氏曰大人懼違衆而失位心志惑亂故向大人患失

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患其有學而失道不害

而不學則苟而可以為無害遂不學則皆懷苟且於是乎下陵上替

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言學

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林不好學問如苗之不殖則田萊荒蕪衰落而已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為治也正義曰祭社有常而云大為社

者非常祭之月振棄也而為火特祭也振棄也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正義

除凶之祭備于四方如尚書成乃簡兵大蒐將為蒐

秩無文苟可祭者悉皆祭之也治兵於廟城內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

地迫故除廣之庭蒐易也按寢即廟後之寢正義謂游吉

其庭小所居宅似誤下毀于北方蓋寢輕于廟耳

過期三日處小不得一時畢正義曰此量其庭之

期得了也按補正陸氏以為大叔不忍使除徒陳

毀廟故過期三日須子產之後命也存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

也毀女所鄉子產朝朝過而怒之怒不除者南毀子產及

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

言子產仁不忍毀人廟

火之作也

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

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

若叛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

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

君大夫不敢寧居十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

君之憂也今執事擗然授兵登陴

擗然勁忿貌將以擗返板反

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

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

子產有辭叔向士伯都不能詰此番却遣邊吏出頭蓋孫子下駟之意也子產覲破邊吏便是士伯叔向輩化身語語答邊吏却語語是告晉卿大夫而破其疑也辭令無往不宜要當尋其針鋒相對處乃得

就其言而辨之不費辭而解矣

開謀之以啓貪人若為敝邑不利

若重也以重君之憂

幸而不亡猶可說也

說解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

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

言鄭雖與他國為竟每瞻望晉歸赴之補正言鄭

有他竟之憂唯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傳言子產有滿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

楚地以不禮於鄭

十五年平王復遷邑許自夷還居葉恃楚而不事鄭

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

於楚

十分晉他不得又可見一恃余何他不來鄭方有合政

補正言以不專心事楚之許而不禮于

上文不過口頭機辯足此幾句方見真意不負他一片休戚相關也周到之極

傳許遷白羽事楚之遷許非為許謀實為已謀恐鄭得晉助存許而喪楚地耳文作兩層說前一層正說後一層申說前一層許鄭互說後一層許鄭對說前一層居楚地楚喪地為在兩頭用明點後一層方城之蔽夾在中間用暗轉短篇而筆意多變如此

一恃楚自大一恃晉侮人口角如生後

賢用代乃本諸此。上四句只說他兩邊勢不相下許必受虧下四不可乃全在楚自己分中說故以葉在楚國承上作轉一層緊一層也。

方有命政之鄭鄭得晉助其許曰余舊國也。許先鄭討鄭

曰余俘邑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葉在楚國方城外復存之故曰我俘邑

之蔽也。為方城外之蔽障土不可易。易輕也國不可小。謂鄭許不

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

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傳時白羽收為析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邾為夏五月戊辰許世

子止弑其君買。加弑者責止不舍藥物○已卯地

震。無傳○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無傳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陰縣今屬南鄉郡令尹

子瑕城邾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

以持其世而已。遷陰城邾皆欲以自完守

○楚子之在蔡也。蓋為大夫時往聘蔡正義曰賈逵以為楚子為蔡公時非也楚子

十一年為楚公十三年而即位此時生鄭陽封人之

女奔之生大子建。鄭揚蔡邑鄭古闕反及即位使伍奢為之

師。伍奢伍舉之子伍員之父員音云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

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

三句三轉純以虛字為波折簡而雋

自完是主句安在中間作上下承轉小文而法無不具博奕亦全力矣

欲譖諸王明明提出下文建可室矣勸王取之全不解其所請何在而其機已存乎勸取室建之先嘉饒人伎倆陰賊可畏如此



取之正月楚夫人薨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至為下拜夫人起

○邠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寧向戌子也請於宋公伐

邾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蟲邾邑不書圍取不以告乃盡

歸郵停

前叙語極嚴後斷語反極寬此等皆例所謂錯經以合異處

可見未是死症藥曰太子之藥則其逆直○夏許悼公癸丑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止獨進藥不由

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

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譏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弑君之名

○邾人邠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終宋公伐邾事

○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濮南夷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

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

父而寅大子焉城父今襄城城父縣伯音勳又如字以通北方王收

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

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為明年譜大子張本改以為夫人遺謝秦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事齊故莒子奔紀鄆紀鄆莒邑也東

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字之子子占也初莒有

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嫠婦為嫠及老託於

其要路而託之耳海嶺榆縣東北有紀城嶺古弄反婦人見此婦不同

無極之謀不重收南而重通北王從之却是兩平若將伐濮事寫在太子居城父之上則不見齊主文相舟師另叙于前便令從之獨注意通北矣妙法拜夫人帶叙于此與城城父正是無極分中一合事也妙筆

叙來曲折變動此婦人蓋千載有生氣矣凡文詳者不簡簡者不詳兼之者左氏耳

後人有論焉以度江者左傳中蓋無所

不為

此篇先叙後議。議論之妙不必言。起手弗許亦弗止。弗遣亦弗予。寫得作怪。竟不知此公是何意思。然後跌出一句。不待而對客。便將子產滿胸成竹活現紙上。叙事入神。是歲與他日。是爾層駟氏登駟氏懼與。

大夫謀對。又是三層層布勢。方襯托得一首反復快辨文字。出先著憎其為人。且以為不顧一筆。見子產好惡之公。不以已私誤國也。轉出不待對客。則字字出人意表矣。

大旨只在晉大夫專制一語。妙將寡君不敢知二三老亦不敢知。以跌落晉大夫說得冰冷。雪淡詞令能品。若在故字著解。便費周折。只推不知何等。肯氣然。究竟不見。終着尋出平丘舊盟。做個話頭。便見無論不知。便知你也。

左肅

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繭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讎。

紡芳往反去起呂反藏。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也。字書作弄。弄菑菑反。隨之而出。

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縋直僞反。登者。大繩。未登者。已登者。

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游也弱。其父兄立子瑕。世本子游子瑕並公孫夏之子。子瑕憎其為人也。惜子且以為不順。舍子立叔弗許。

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之。駟氏登。與疎音義同。他日。為違衆故中立。

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獲寡君之二三。天福。

臣札瘥天昏。大疾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天未名曰昏。札一音截又作趾壯列反。子生三月父名之未名。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是未三月而死也。推得乾淨。

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於私族之謀宜立親

之長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寶剝亂是吾何知焉者。

春秋左傳

卷三

九

曾我不得筆舌五用其快如刀也

前推做弗知却引諺作陪後禁他莫問却引盟作証相準而宜故詞以整而愈

言天自欲亂則氏非國所知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

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

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在十年君尋舊盟曰無或

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

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

晉使遣人報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十三年吳縣州來今就城而取

之戌莊王會孫葉公昔吳滅州來在十三年子旗請伐之

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

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

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

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外轉轉遷徙也挑徒了

反正義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傳言平王所以不能霸

鄭大水龍闕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滎陽密縣東

南至潁川國人請為禱焉子產弗許曰我闕龍不我

覲也覲見也龍闕我獨何覲焉禱之則彼其室也

信讓入納秦女只五年間便成兩截人物成固未能訟言其失耳

未撫吾民可謂撫之吾聞撫民非撫之也只此反復遂成清轉文字

極詫異事說得極平常只用對句翻轉看法遂爾驟快絕人

前後四句都將龍與我賓主互說單用上句標在中間作轉極小文極有開架末句亦用一也字與上單句相配此叙與議銜貫成文者方令字字靈躍也

淵龍之室。補正言淵淵龍之室也。豈能讓而去之。正義謂其室既近讓之不難。但吾與龍兩無所求。故不必祭。似。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多一轉。知之。

○在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蹶由吳王弟五。曰彼何年靈王執以歸。

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忿於室家。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言楚子能用善言。而作色於市人。前前。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無傳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鄭曹邑。鄭莫公亡。增二反。○秋盜殺衛侯之兄。

齊豹作而不義。故書曰盜。所謂求名而不得。正義釋例曰。士殺大夫。則書曰盜。故襄十一年鄭尉止。司臣殺子。則子國書曰盜。今齊豹為衛司。鬼守嗣大夫作而不義。貶之使同于士也。○冬十。

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與君爭而出。皆書名惡之。○十有一。

月辛卯蔡侯廬卒。無傳本同盟而赴以名。廬一作盧。平公卒。太子宋立。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

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闕。闕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其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歷也。梓。

慎望氣。氣氣也。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慎望氣。曰。今茲宋有亂。國幾。

天道仍斷之于人事。亦天道遠人道近之旨。

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

為宋華向出  
奔蔡侯卒傳

叔孫昭子曰

然則戴桓也

戴族華氏  
桓族向氏

次後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傳言

奸由  
人瑱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

釋時太子  
居城父

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

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

一過紕  
建妻

何信於讒王執伍奢

忿奢  
切言

使城父司馬奮揚

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

知太子寬  
故遣令去

三月太子建奔宋

時而動矣此又叙事而兩相對之大略云爾

倪鴻寶曰無極一言而子與臣罹禍奮揚一言而太子與身兩全見楚子庸人可與為惡可與為善

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

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

建如事余臣不佞

佞才

不能苟貳奉初以還

奉初命  
以周旋

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

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

奸犯

逃無

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善其言  
舍使還

無極曰奢之子材

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

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

本易語直伍尚語曲一是自持一死一事在兩難君臣父子之間難易固有分矣

一何便寫出伍胥生氣勃勃為後覆楚與吳許多文事作提妙筆

此等處皆須通其事之顛末以觀其文之結構者  
經書華向君罪其與君爭而出也傳從元公無信說入似罪在君矣不知華向謀先看其誘執拘殺劫公而質太子着着占却先手罪狀昭然文只為後歸公

榮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大夫員尚弟子胥君或作尹曰爾適吳我將歸死

吾知不逮自以知不及員吾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

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

孝也度功而行仁也仁者貴成功擇任而往知也員任報鮮知

死不辟勇也尚為勇父不可棄俱去為棄父名不可廢俱為廢

爾其免之相從為愈愈差也正義曰比于相從俱為愈也病差謂之愈

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肝食

平將有吳憂不得早食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

于州于吳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

也光吳公子闔廬也反復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光欲弑僚不利員用事故破其議而

員亦待報楚機會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計未得川故進勇士以求入於光退

乃見鱒設諸焉鱒諸勇士鱒音專而耕於見為之介紹而見之也

鄙為二十七年吳弑僚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羣向羣定羣亥與向寧謀

曰亡愈於死先諸恐元公殺已欲先作亂羣亥偽有疾以誘羣

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賓公子

子一篇作提而則字遂字亦字字寫謀先之毒信乎一文自有一文主腦必取事而強聯之焉從得其作筆之所在乎

此篇明叙後斷不重齊豹而重宗魯以宗魯實不齊處在鄭文之間觀結語可

見也衛侯因公孟見殺而出而八亦本不重却詳叙公孫青一番禮辭所以為告寧作地以便引何忌語為宗魯作反照之筆也篇中頭緒雖多處處留意宗魯一入則自申成一片矣凡讀史皆此法

曲曲折折寫來亦自有一種非義之義在首三句重在名見背豹不得次四句重在利見背繫又不得今問難五句仍頂名說是不背豹末句仍頂利說是不背繫此數語便是齊豹之盜而孟繫之賊供狀讀此嘆名利兩字之足以死人故君子慎其所以與人交者

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黨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公癸卯取

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欒景公也辰及地皆元公弟正義

據世族譜辰地皆元公子後矣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

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為此冬華向出奔傳

○衛公孟繫狎齊豹公孟靈公見也齊豹齊惡之子為衛司寇狎輕也奪之

司寇與鄆鄆豹邑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繫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

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喜貞子公子朝

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靈公嬪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

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薦

也為驂乘焉為公孟驂乘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

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

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雖其不善

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

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也子行事乎吾將效之以周事子周

終竟也。正義曰不泄殺而歸效於公孟其可也丙

寫來是盜賊舉動。

以上三節一叙齊豹一叙宗魯一叙賊公孟事乃是正傳以下叙衛侯出奔子石來聘乃是旁傳齊氏之宰至以齊氏之舉子之丁齊豹案而內將公出及北宮喜析朱鉏一概都零星收拾以便末

跋單結宗魯而告寧辭爵一節本歸結公孫芳案却正映起宗魯正案線索通清。

辰衛侯在平壽。

平壽衛下邑。

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

有事。

祭也蓋獲衛郭門。

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

齊豹之家。使祝鼃。

寘戈於車薪以當門。

要其前也。

使一乘從公孟以出。

亦如前車。

寘戈於薪尋其後。

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閔中。

閔曲門中。

義曰華齊是公孟臣自為公孟御非齊氏所當使學者見上下文有使字以此妄加耳。

齊氏用

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

之公聞亂乘驅自閔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

華寅乘貳車。

公副車正義曰乘驅者乘車而疾驅也閔門衛城門蓋偏側之門其路遠齊

及公宮鴻駟馳驅乘于公。

鴻駟馳復就公乘一車四人

公載寶

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

從公出過齊氏

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

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蔽公而去闕空也

以蓋當侍從空闕之處補正傳氏曰肉袒示必死

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

遂出寅閉郭門。

不欲令追者出

踰而從公。

踰郭出

公如外鳥。

衛地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

朱鉏成子黑背孫

齊侯使公

孫青聘于衛。

青頃公之孫

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

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

將事行聘事

遂從諸侯鳥請



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提句○提句○草莽吾子無所

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阿比也

比衛臣下。○補正傅氏○臣不敢貳。○貳違也○主人曰君若

惠顧先君之好。○又換一頭與齊侯使聘對此○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

言受聘當。○乃止○止不行○衛侯固請見之。○欲與齊○不獲

命以其良馬見。○以為相○為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

正義曰答禮見者若已致君命則享有庭實復。○衛

侯以為乘馬。○喜其敬已○賓將擗。○擗行夜○擗劍九反

說文擗夜戒有。○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

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

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相

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歟○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

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北宮氏之宰不與聞

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

于彭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秋七月戊午朔遂盟

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

實幻出極有波瀾文字可以悟空中布局淡中設色之法矣

俞寧世曰齊豹犯上作亂其罪顯著獨宗魯不諫齊豹不救孟縶使豹蒙惡名縶受酷禍似義烈而實奸邪故孔子貶之然如此叙來絕無生色且自齊豹作亂以逮于滅一晝夜事耳數筆可了看他寫公孟之死極慘寫靈公之奔極危一日開絕不寂寞却又公孫青一段往復辭命一夜開絕不寂寞一邊召北宮子北宮之宰反攻齊氏一邊踰墻者踰墻由實者出實獻馬者獻馬行夜者行夜在內在外總不寂寞以北宮宰之滅齊氏全北宮為宗魯作一罪案以苑何忌之不受無端之惠不竊無實之名又為宗魯作一罪案遂使極無情景事

何忌語正與宗魯相對宗魯會齊豹之名公孟之利遂與其死而不免于盜賊之譏無此見識也此段正叙事者精神處若作表何忌讀便全無皂白

晉皆齊氏黨閏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通謀故衛侯賜北宮喜

諡曰貞子滅齊氏故諡法外內用情曰貞賜析朱鉏諡曰成子皆未死而賜諡及衛侯告寧

而以齊氏之墓子之皆未死而賜諡及衛侯告寧

于齊且言子石子石公孫青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

曰二三子之教也喜青敬衛侯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

必及於其罰何忌齊大夫言青若有罪亦當并受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尚書康誥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

言受賜則犯方申結三傳琴張聞宗魯歿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正義曰賈逵鄭

衆皆以為子張師顏孫師服云索七十子傳子張

少孔子四十餘歲時孔子四十知未有顏孫也

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君子不食姦其祿是食姦也

不受亂許豹行事是受亂也不為利疚於回皮病回和也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

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是以邪待人不蓋不義以周事豹是蓋不義

犯非禮以二心事縶是非禮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公孫忌樂舍舍樂喜孫司馬

疆向宜向鄭宜鄭皆向戌子楚建楚平王之太子郟甲小郟穆公子出

未改尊斷宗魯一人而全文亦都一齊收拾因通牒鋪叙寬緩到此便連用層層排比之筆以收束之遂覺精神凝結令讀者有萬壑朝宗之嘆直奇構也

文家有相救法觀此益信

此篇傳華向奔陳其却開闢下子城適晉華登奔吳兩筆為後文伏線是一首過峽文字乃其結構則全注意公子一案蓋本以交質子者西華向之况今且

以忍誦者殺華向之質在華向則歸  
公子有患殺公子又無益在公則全不  
顧公子死亡又未始不幸公子復入皆  
是極寫元公無信以見華向之罪有可  
原也亦暗暗為固請出之留一地步矣  
亥之食公子而後食也便伏歸之有庸  
之根公之食公子而後歸也便伏遠見  
華輕之脈乃向以死無日為憂公以不  
忍詞發憤此是特作一開于中間而首  
尾呼應為合也結撰亦奇

向寧欲殺公子一節本在華向奔陳之  
前却抽出補叙于後特令與華亥欲歸  
公子一段相對成章也上層欲歸不歸  
則公怒下層欲殺不殺則公喜似此截  
讀尤見作者片段明整之妙  
華亥欲歸公子則向寧沮之向寧欲殺  
公子則華亥曉之華向雖提互寫却  
以華氏為主故食公子起歸公子結

此篇是兩頭奇中間偶格首段作冒後  
三段皆前用排句鉅鍊作骨後用單句

奔鄭

八子宋大夫皆公黨辟難出

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閭

八子之徒眾也

穎川長平縣西北有閭亭

敗子城子城適晉

子城為華氏所敗別走至晉為明年子城

以晉師至起本

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

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

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必無

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

費遂大司馬華氏族

對曰臣不

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

恐殺大子憂益長

臣是以懼

敢不聽命公曰子必亡有命余不忍其詢也冬十

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

登費遂之子黨華向者

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于君而出又殺

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

可以為功善

使少司寇輕以

歸以三公歸公也輕華亥庶兄

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

子為質必免

質信也送公子歸可以自明不欺之信

公子既入華輕將

自門行

從公門去

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

復而所

而女也所所居官

齊侯疥遂痲

疥瘡疾疥音戒梁元帝音該作痲說文兩目一發瘡音皆案傳例因事

宥。遂。作。收。文。字。之。極。有。片。段。者。齊。侯。只。著。意。鬼。神。晏。子。只。歸。重。修。德。合。季。梁。宮。之。奇。兩。文。讀。便。覺。此。文。脫。換。都。盡。別。出。新。妙。矣。

先。著。諸。侯。之。實。多。在。為。諸。侯。謂。我。不。敬。欲。誅。祝。史。起。本。尚。有。畏。人。之。多。言。意。思。在。故。未。段。即。借。祝。字。翻。出。詛。字。以。點。醒。之。東。西。兩。句。亦。暗。照。諸。侯。多。在。相。應。此。等。伏。那。真。在。有。意。無。意。之。間。若。初。以。穿。鑿。而。置。之。辜。負。文。情。不。少。矣。

遠。遠。說。來。已。自。使。人。覺。躍。可。思。最。是。行。文。生。姿。作。態。處。若。徑。從。有。德。無。德。說。起。豈。不。直。突。無。致。耶。此。即。魏。絳。有。窮。后。辨。說。法。彼。用。畧。逗。此。竟。全。述。者。彼。畧。作。正。講。此。只。借。作。引。頭。也。意。同。而。法。迥。別。

兩。對。一。賓。一。主。前。畧。後。詳。又。整。齊。中。之。參。差。日。若。有。日。其。適。遇。都。用。泛。說。于。事。則。不。嫌。唐。突。于。文。又。不。犯。末。段。正。位。實。處。文。家。避。就。畧。餘。之。法。盡。在。此。耳。

日。遂。若。瘵。已。是。瘵。何。為。復。言。遂。非。乎。瘵。失。廉。反。正。義。日。後。魏。李。繪。聘。梁。梁。人。袁。狎。說。此。云。亦。當。作。瘵。瘵。是。小。瘵。疴。疴。是。大。瘵。蓋。齊。侯。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以。此。久。不。差。耳。期。而。不。瘵。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言。於。

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歸。以。辭。賓。欲。殺。醫。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服。虔。以。回。器。非。名。謂。其。固。陋。器。間。

不。能。盡。禮。薦。美。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故。欲。誅。之。鑿。甚。宋。盟。在。襄。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朱。盟。在。襄。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

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建。以。語。康。王。楚。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者。壽。者。為。信。君。使。也。社。其。

與。焉。其。所。以。蕃。祉。者。壽。者。為。信。君。使。也。社。其。音。恥。其。與。焉。其。所。以。蕃。祉。者。壽。者。為。信。君。使。也。社。其。音。恥。其。與。焉。其。所。以。蕃。祉。者。壽。者。為。信。君。使。也。社。其。音。恥。其。

與。焉。其。所。以。蕃。祉。者。壽。者。為。信。君。使。也。社。其。音。恥。其。與。焉。其。所。以。蕃。祉。者。壽。者。為。信。君。使。也。社。其。音。恥。其。與。焉。其。所。以。蕃。祉。者。壽。者。為。信。君。使。也。社。其。音。恥。其。

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

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

民力輸掠其聚掠奪取也。撞直江反。正義輸以

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還

不思謗讟不懼鬼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

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

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是以鬼神不

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

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

為也言非誅祝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

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

虞侯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

○崔音九釐曰薪細曰蒸。正義周禮鄭註衡平也

鹿與麓通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也虞侯望也澤

水所鍾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為名水希曰藪海

有時所望祭之因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

征其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

又有關自竟至國更無關今齊于竟承嗣大夫強易

丙更復置關以隔內外是為暴也

掛而容

上兩段只言疾病與祝史無干此段乃  
正言已不修德不宜誅于祝史起句與  
結句不可呼應自成一片段也

整而潔

又前兩段只用虛歌之筆至此乃痛快  
言之所謂留餘者也若前文說煞此更  
無轉身處矣

三編

其賄承嗣大夫布常無藝藝法也言徵斂無度宮

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外

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教令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長

也列謂字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

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姑尤以西姑

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

能勝億兆人之詛萬萬曰億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

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通

責木又作債同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言疾愈行招虞人以弓不進

虞人掌山責以道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

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

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

也君子謹之謹是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造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

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

對面翻轉看妙甚持矛刺盾鬆爽可人

曩時評云語必透宗不但杜陵佳句堪

已瘁也通篇著筆祝史此處連片數

說幾乎忘却忽將一詛字綴合祝土極

筆回路轉之奇

一路正論侃侃臨了忽作反掉之筆悠

然不盡亦此公諷諫本色與起閉文引

入相映成趣

俞宣世曰德字作主信字作線詛字作

波沉實古漢體近國語傳載平仲數

段議論皆本晏子春秋經其採錄即成

左公文字

一本以此節連下篇先為不同作引亦

得但下篇皆晏子問答此節自以仲尼

贊虞人章法不屬聽其各開可也

精簡語見左氏脫換之妙道者人之

所同官者已之所獨

左傳

昭公

三

平對而用，遞對可。否正意一夾于兩喻之中。一安于兩喻之上。聲味兩比于和。則用遞對于同。則用緊對。皆是于極易。整齊處化作參差。局際悟得此法。整齊不病于私。參差不患其渙。而文不可勝用矣。若其理之精調。之圓意之雋詞之。儻無美不備。有目共知者耳。

總領筆不用之。起處而用之中間。作牽上搭下。關板結搆。絕奇。後人遞對中。紐格似本于此。美和樂和皆和字。現成鐵板註脚。折義謂舉宴中之味。宴中之樂。見前指點亦得。

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

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林云暗補。出金木末妙。燂。煇也。燂。章善反。宰夫和之。齊之以

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也。洩。滅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君臣亦然。亦如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否。不也。臣獻其否

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也。成。君可也。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

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

和羹。既戒既平。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和。羹。備五

味異於。醴。醴無言時。靡有爭。醴。總也。般。大也。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

○醴子工反。先王之濟五味。濟。成也。和五聲也。以平其

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人氣也。服虔以為歌氣。二體。

舞者有三類。風雅頌。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正。義。八音之器。補正傳氏曰。

四物律度。五聲。官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大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為律。陰

聲為呂。此十二月氣。○蕤七音。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

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

七音。賈逵周語註。黃鍾為宮。大族為商。姑洗為角。

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五聲以外。加此為七音。八風。八方九歌。之風

六府金木水火土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以相成。

前以參差叙後以整齊束款筆勁足

和字凡四點同字只一點皆故意變化處

一篇典贍文字却用清利之筆作掉尾亦所謂相濟而和者也

王或巷曰此段晏子稱古以節其情正是不肯同處不得以閉情目之

結句從何得又翻出一層無論不得即得亦不願分明說人誰不死只是樂不可極耳諷刺絕佳

此篇前案後斷以子產為主太叔事正與子產反照善哉一層極稱其言遺愛一層并贊其人一案兩斷首尾呼應成章法

子產語全重在猛夫子却看出他濟寬至末直稱之為遺愛便是目以惠人本旨而太叔之不和意在言表矣

也言此九者合然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後相成為和樂

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君子聽之以平其

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詩豳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

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

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

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歿其樂若何晏子

對曰古而無歿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

居此地爽鳩氏少皞季荊因之鳩氏者○荊仕則反

有逢伯陵因之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

而後大公因之古者無歿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

也齊侯甘於所樂志於不歿晏子稱古以節其情願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歿子必為政唯有德

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

鮮歿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歿焉故寬難

治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

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名於澤中劫大叔悔之曰



又不得寬

林西仲曰知寬猛各有其弊隨以相濟玩四個則字是一時並到語氣非俟其既失而後補救也胡氏以為非聖人語因太泥字句且錯認糾之以猛句作贊本叔話頭耳

子產只說寬猛夫子却添一和字便說得融洽無滲漏亦預為愛字作地步也林西仲云三証總是大雅民勞首章語則寬猛為一時並到可知

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

以濟猛之法。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攝。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也。思鏡背也。

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汙許乙。毋從詭隨。詭人隨人無以謹無反釋詁云汙幾也。

良。慎也。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也言為寇虐會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

以和也。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又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詩殷頌言湯政得中。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優優和也。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上善哉乃善子產之言此及子產卒乃遙接前文而贊子產平日之政正義以善哉為善子太叔非。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晉頃公即位。通嗣君。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自外至故曰入披其邑故曰叛。南里宋城內里名。披普彼反。秋七

三補

春水左傳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

叔弓之子伯張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為大子則失位遂微弱為國人所逐故以自出為文。○林朱奔悼

公東國立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人辭公故還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

周景王也無射鍾名律中無射。○射音亦

正義曰景王鑄于王城敬王移之洛陽秦滅周移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江東後入于東魏至隋開

皇九年平陳遷于西京置太常寺十五年敕毀之

洽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歿

乎。

洽樂官州鳩其名也。○洽力丁反字或作洽非也。○用一夫字起不得以下一頃連天之並說也交家

夫樂天子之職也。

主也

夫音樂之興也。

樂因音而行

而鐘音之器也。

音由器以發

天子

省風以作樂。

省風俗作樂以移之

器以鍾之。

鍾聚也以器聚音

輿以行

之。

樂須音而行

小者不窳。

窳細不滿窳他彫反

大者不樛。

樛橫大不入

化反。

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

嘉樂成也

故和聲入於耳而

藏於心心德則樂。

億安也

窳則不咸。

不充滿人心

樛則不容

心不

堪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樛矣王心弗堪其能

久乎。

為明年天王崩傳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

不在適子位以長幼

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

只以一字論樂論心微甚

起結呼應中間作三層讀首六句總領下以一反一正分說極精之理極細之

此等皆所謂動乎四體者也依理斷去固不難知耳

勢利起于家庭猜忌深于骨肉讀此文起句使人逃形匿影之思頓生歸費之禮不言其數至末方用兩層點清左氏慣用前暗後明筆法

此句若正讀只當云以其禮禮鞅語便平和一倒轉便覺得老犬不堪又與卑敵邑句法有一順一逆之妙矣昭子有辭此處當看一前妙文讀

此篇叙華向亂之又生全由多僚一人凡分四節讀起至何速之有寫多僚亂語中二節寫一邊謀逐一邊願行相述對叙以飲宜僚酒承宜僚劍為眼口以將使田孟諸而行之將見司馬而行為濺括末段正寫激叛事始以納亡人誣其兄者終果以名亡人陷其父雖立時探首而南里之入舊邨之守其禍家以及國者罪不勝誅也通篇事本一綫而文更設落明整

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詩大雅暨息也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為蔡侯朱出奔傳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叔孫昭子以三命為國政季孫欲惡

諸晉憎叔孫在已上位欲使得罪於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

為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為鮑國七年士鞅怒曰

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

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言魯不能以禮事人

國且為哀七年吳徵百牢起

宋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僚華登貍為少司馬多僚

為御士公御士與貍相惡乃譖諸公曰貍將納亡

人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

遂為大司馬良子謂華登歿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

愛司馬則如亡君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言不如出亡也歿如可逃

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歿勿慮其遠以恐動公言外見未必可以逃死耳此四句皆反語

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

馬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使逐驅

吾又不效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驅將使

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酬酒賜及從者司

馬亦如之亦如張句尤之張句華驅臣曰必有故使

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子皮華驅宜僚盡以告欲

因田以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

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後轉接無巧不成話矣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

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

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任翩亦劫司馬以叛而

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慳禦諸橫梁國

縣南有橫亭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六月庚午

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鄘故城也桑林城門名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

也禍福何為物事對曰二至二分二至冬至夏至日

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分

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正義曰春分之時期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之時期則日

厚敦語寫得恁流逸

日食輒卒。風馬牛耳中。以於是。是哭句作承轉。而兩經分点首尾。上是先点後講。下是先斷後点。章法致佳。

憂天者。獨自有人。

此篇華登起。華登結。中分兩截。上截以風人僕為主。下截以公子城為主。一以

也。新里煞一。以圍南里煞。片段極分明。

華登以吳師救華氏。本與末段如楚乞師相呼應。又與公子城以晉師至相對。作提左氏一。瓜兩用處最多。

上截又分三節。以三從之為節。次前兩從之。從厨人濮之謀。後一從之。從烏枝鳴之策。然以濮為主。故仍以裏首待走歸結。新里之敗。下截則純寫公子城。以四射之為節。次與前相配。作章法一寫。濮善謀。一寫城善戰。各自寫得有精神。

在角望則月在婁。婁角是天之中道。日月俱從中道。故晝夜等。似有體敵之理。故月可敵日。冬至之時。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夏至之時。朔則日在井。望則月在斗。斗井南北晝夜長短之極。似若月之極長。可以掩日。相過。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謂絕相懸殊。陽是陽不勝陰。正義曰。莊二十三年六月日食。秋大水。此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其年八月大雩。旱也。又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時。而云魯衛惡之。常水之言。既無其驗。足知是賢聖假託。於是叔輒哭曰。食昭子曰。子叔將必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齊烏枝鳴戍。

宋烏枝鳴。厨人濮曰。濮宋厨。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人。

而固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

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員。二帥吳大夫。雒。此句暗寫登人。

華登帥其餘。師。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使死。

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復戰。決勝負。舊以君字。乃狗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識也。識本又作。下屬也。幟。申志。昌志二反。

孫執升曰。華氏之亂。發難於張句。宋師之勝。定謀於烏枝鳴。成功於厨人濮。其間多僚華。自內構亂者也。華向華。登自外與亂者也。豹與亥。姓華族也。曰任。鄭。華。也。于。讎。以御死華者也。宜僚。洩。謀者也。翟。僕。新。公。臣。之。在。內。者。也。公。城。公。臣。之。外。至。者。也。吳。師。救。華。諸。侯。之。師。救。宋。叙。次。錯。錯。落。落。有。兵。機。有。陳。法。有。戰。勢。筆。筆。整。筆。筆。暇。自。起。自。住。自。天。自。應。不。雜。不。漏。六。經。在。手。罄。自。如。固。應。獨。絕。今。古。

正義令其各自揚徽欲知其助公多。衆從之。公自楊

門見之。見國人皆揚徽。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

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

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

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北收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

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僕新

居于新里。既戰。說申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華

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姓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僂新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

會晉荀吳。齊苑何

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

鄭。願。為。鸞。其。御。願。為。鸞。鄭。願。華。氏

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為右。子祿。干。讎。御。呂。封。人。華

豹。張。句。為。右。呂。封。人。華。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

而反之。怒其呼已。將注豹則關矣。注傳矢關引弓。曰。

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公子。豹射出其間。出子城

為鸞為鸞。與揚徽用劍。相映成景。

華多是先亡者華驅是後叛者華登是  
中間奔吳來救者三項人作一提挈以  
清線索此法片頭緒多者不可不知

本文當在乃復人住結語不載下簡之  
首而帶入于此作一不了之句令過接  
處有藕斷絲連之妙也

以楚恐蔡即以蔡動楚無極直讓人之  
雄圖策反復便純是此種風味不並讀  
之最壞入心術

將注則又闕矣曰不狎鄙狎更也。王義城謂豹女嬪射我不使我得更

遷是為抽矢豹止城射之殪豹死張句抽矢而下丈長

在車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折城車軫。折之設反扶伏並如字

又或作又射之歿句干孳請一矢求城曰余言安於

君欲活對曰不歿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干刑

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殪又大敗華氏

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驅曰吾為欒氏矣欒晉

盈還入作亂而歿事在襄二十三年驅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廷恐也

廷求杜反使華登如楚乞師華驅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南入

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

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

告我也後既許之矣為明年華向出奔楚傳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東國隱大子

之弟朱叔父也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

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

春秋左傳卷之六十四 昭公八年

鑿鑿說出一片必當廢朱立東國道理  
來未一語尤妙何向忠謀頓畫也

義所謂知義無二者今竟何如常見諸  
家于前文梅摯稱謀有主者之師與動  
豈未暗後事耶抑真為所囑也

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于盟

鄧依陳蔡其子有二心故廢之于謂靈王殺隱太子朱也

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其如

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權在楚則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叛晉屬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將有軍事無暇於待賓且懼泄軍謀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

自宋南里出奔楚言自南里○大蒐于昌陽無○夏

四月乙丑天王崩林景王崩王子猛立是六月叔鞅

如京師葬景王叔鞅叔弓子三王室亂承叔鞅言而

是故但曰亂林周亂不書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

紀矣昔者惠襄之世子頹亂鄭討之子帶亂晉討之

春秋不書猶有臣子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即位既

葬矣子朝欲篡子猛而立凡歷悼敬五年而後定而

訖于飲賊則天下無人紀矣河南鞏○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縣西南

有黃亭辟子朝難出居皇王猛書名未即位林猛

未踰年稱王成猛之為王以猛為宜立也是故春秋

之誼苟宜立也則糾雖未得國成之秋劉子單子

為子糾猛未得京師成之為王猛王城邾鄆今河南縣晉助猛故得

以王猛入于王城還王都林居于皇言失京師也



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未即位故不言崩。林謚曰悼王其

日王子猛卒未踰年也。正義曰未成爲君繫父言之故稱子猶魯之于般子野卒

○十有二

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無傳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歷推校前後當爲癸卯朔書癸酉誤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

大夫北郭。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牧之莒。曰齊帥賤。大夫。亦殊得意。

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

壽餘師非慶矣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泣盟

夫莒子如齊泣盟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齊。莒於是乎

大惡其君爲明年莒

○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

憂無寧以爲宗羞無寧寧也言華氏爲宋宗廟之羞。言寧使出奔爲華氏宗廟之

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婚於父兄

公族也故。稱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曰戰君曰余

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

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亢不叶中正之事非正義解作高言。中正之人林註無爲高

無高貴不善之事以勸亂人亦通孤之望也唯君

連寫兩事都是極下氣事跌落末句紙上如有怨聲載道也

此篇傳華向出奔楚事爲前四篇文字結局看其一收繳最爲完密作三節讀首節楚使告宋而宋以獎亂却楚次節諸侯合謀而固以除害請宋末節出華向置六卿其事方畢通篇蓋以楚人患之宋人從之作一開一合而以靖國人作掉尾亦前偶後奇格也

傳于宋事必詳叙六卿但他篇叙于首此篇獨叙于尾事變而文因之矣

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距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

而致於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正義言華氏知困而致死戰

或敗諸侯之師楚耻無功而疾戰戰勝則楚獨有功二者均非吾諸侯之利也不知出之以疾戰矣不致死矣

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言華氏不能救宋而除其害

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

華定華魴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魴以下五子不書

非卿省悉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代華費遂邊卯為

大司徒印平公曾樂祁為司城祁子罕孫仲幾為左

師幾仲江孫樂大心為右師代華樂輓為大司寇輓

輓音晚終梓慎之言以靖國人三年而後弭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傅朝如字

凡人名字皆張遷反或云朝錯是子朝之後又音潮案錯姓亦有兩音

王與賓孟說之定亂全欲立之孟即起也王語賓孟欲立子劉獻公之庶子

伯益事單穆公單穆公劉摯伯益劉狄穆公惡賓孟之

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朝

有欲立之言故劉益惡賓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

之惡有立朝之言也

王子朝之亂須通其始末讀之乃得然述節亦自成片段開手從子朝有寵王欲立之叙起為通篇立案并及賓孟又為本節作提劉單乃全篇線索願殺之句為本節點眼願去之句為全篇點眼起為全文之冒如振裘而挈其領矣下賓孟適郊及王弗應申說欲立之王崩結王政賓起結賓起本節已了獨惡王子朝尚未著筆開于下節另起而結處盟群王子既束本節又起後文聯絡入妙文雖斷而脈自連也

補正引卻氏曰人儀則用舍在人故曰  
實難喻劉單之立王猛已儀則用舍在  
已故曰何害喻王自立子朝愚意劉單  
王猛上文未見只作為人儀實難為已  
儀何害欲王蚤自寵異子朝此恐較直  
捷

問之侍者曰自憚其儀也。畏其為儀牲奉遽歸告王。宗廟故自殘毀

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雞儀雞見寵飾然

寵飾則當貴盛。儀者實用人人儀實難已儀何害。連寫四儀字語奇而與

使寵人如寵儀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使儀在已則  
無患害已喻子朝欲使王早寵異之。難去聲。正  
義曰凡寵愛為儀者依法用性今寵愛為儀者乃實  
用人他人之有純德寵之如儀後實招禍難矣已子  
之有純德寵之如儀有何害也上實用人是對牲為  
稱普指凡人下人儀實難是指疎遠之人字同而意

異。王弗應。十五年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

故不。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朝而未定賓孟感雞盛稱子朝王心許之

北山洛北世也王知單劉不  
欲立子朝欲因田獵先殺之  
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

錡氏。四月十九日河南戊辰劉子摯卒。二十無子單。鞏縣西有榮錡澗

子立劉蚤。蚤事單五月庚辰見王。見王猛。補正不

子遂攻賓起殺之。黨子盟羣王子于單氏。待葬而見王子猛

立之懼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正義曰公羊多  
有次正之語杜取為說猛為次正不知其本蓋是太  
子壽之母弟或是穆后

姪娣之子以母貴也。晉之取鼓也。在十既獻而反鼓子焉。獻于又叛於

鮮虞。叛晉屬六月荀吳畧東陽。略行也東陽晉之山

鮮虞。鮮虞東陽。東邑魏都廣平以北

此篇各前文讀之使人笑來直為假道  
學寫一敗局蓋不能復作盛德事矣

使師偽糶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子所都。糶音秋。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陀守之。守鼓之地涉陀

晉大

王乎朝作亂。重作提筆。靈景句。緣上。百工句。起下。筆筆聯絡。

此篇宜通明年二師圍邲文。作而截讀。前半于朝作亂起。叔鞮勸于朝不克。一東後半告急于晉起。王使告開一束片。段分明。其中彼此勝敗不常相錯而寫逐節分讀可也。

第一節。于朝亂而劉單出奔。

第二節。王子盟而單劉復。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

靈景之族以作亂。百工百官也。靈王景王之子孫。帥邲要餞之甲。

以逐劉子。遂伯壬戌劉子奔揚。揚周單子逆悼王

于莊宮以歸。悼王子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

朝黨也不欲使單。癸亥單子出。失王故王子還與

子得王猛故取之。

莊公謀。莊公召伯魚曰不殺單旗不捷。旗單與之重

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從還樊頃子曰非言

也必不克。頃子樊齊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及領

大盟而復。領周地欲重盟令殺摯荒以說。委罪劉子

如劉。歸其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平時周地知王子

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酸。延定稠。入

子朝奔京。其黨丙寅伐之。單子京人奔

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

靈景之族因戰而殺之。劉勝王城。北門。點

昭公

第三節。于朝奔京而單劉勝。

第四節。附叙簡甘之敗。

春秋左傳

卷十四

昭公

中間忽插入叔鞅斷語作間斷亦以中間貫兩頭法有橫雲斷嶺之奇

第九節單劉因敗而去王城以獲鄴勝為一勝單劉並寫以單子為重如逆悼王殺八子告晉次皇守城盟工皆詳寫單子劉則不過寫其奔揚入王城兩如劉而已

第六節附叙前城之敗

第七節晉師納王單劉大敗

第八節王猛卒敬王立以上王猛已畢此下皆寫敬王與子朝事

乙亥甘平公亦敗焉

并蓋之公周卿士叔鞅至自京

師言王室之亂也

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

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單子欲

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圍車次于

皇

守于王城

盟百工于平宮

卯邾伐皇

大敗獲邾

辛

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

已巳伐單氏之宮敗焉

徒前城子

百工叛

已巳伐單氏之宮敗焉

庚午反伐之

辛未伐東園

辛未伐東園

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

及焦瑕溫原之師

納王于王城

庚申單子劉蚘以王師敗

績于郊

前城人敗陸渾于社

十

一月乙酉王子猛卒

已丑敬王即位

成喪也

已丑敬王即位

館于

第九節晉師王師共伐子朝。一路都散散叙來此處須對叙作束令文字有整頓也。

此篇子朝作亂起敬王即位止中間以馬父斷語束上單子告急領下末以晉師王師對寫又為下段王使告開作引皆聯絡處。

俞寧世曰提王城言子朝不可提王師見子朝不可抗昔左氏書法。尺幅中有四奔二盟六伐七敗最周折最擾亂以簡勁變換之筆叙之月峰評為平揚絳侯世家之祖信然哉。

左類

錢塘 馮李驪天閑  
走海 陸 浩大瓶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司懷杭州陸 德其臯

男 馮張孫近漢  
翼孫念詒 校輯  
元孫思蔭  
男 陸麟書素文

子旅氏子旅周大夫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

督司馬帥師軍于陰籍談于侯氏荀躒于谿泉賈辛

鞏縣西南 次于社司馬督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

人王師分在三邑洛陽西南有閏月晉箕遺樂徵右

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軍其東南王師軍于

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補正口

字四 春秋左傳卷二十四 終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驪天閑增訂

昭公六第二十五

經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婍如晉謝取癸

丑叔鞅卒無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婍稱行人譏

晉人圍郊討子朝也郊周邑圍郊在夏六月蔡侯

東國卒于楚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林悼侯卒弟昭侯申立。

○秋七月莒

子庚與來犇○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

父不書楚楚不戰也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胡子髡沈子逞滅國雖存君

滅大夫死生通曰獲夏鬻鬻舒亥孫。替五結反林夷狄交相敗不書必敗

○天王居于狄泉二君而獲一臣自入春秋未之有也。辟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林居于狄泉言未得京師也于是敬王居于狄泉謂之東王子朝入于王城謂之西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正義狄泉至定元年城成周乃遷之。

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子朝猶曰尹氏所欲立也。朝明非周人所欲立。林此

尹文公圍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子朝猶曰尹氏所欲立也將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矣王子不名雖卒名之非卒而名之者貶也是故救衛書子突奔名子瑕立名子朝

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邲二師王師晉師也王

師不書癸卯邲鄆潰。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鄆。中邲鄆二邑皆于朝所得。丁未

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平陰今河陰縣。王使告閒子朝庚

戌還晉師

○邾人城翼翼邾邑。還將自辭始離始邲邑從離始則道徑魯之武城。徑

第十節子朝敗晉師還乃全文段落處

前為勝敗紛紛請者亦為之心煩目眩矣王使告閒王得片時休息以事之節為為文之起伏亦天造地設也

此篇傳晉執叔孫婚事首段乃解經正文從武城取邾叙入為見執緣起寫來

右統

乃全與叔孫無涉明叔孫之無罪而晉執傷人之非也以下出色寫叔孫不為威傷處困而亭凡作兩截讀前分叙三項後連叙四項事事不凡叔孫豹後又見此人前三項乃見其正事故用重筆後四項乃在晉餘事故用輕筆重筆則辭妙于鋪排輕筆則簡妙于攢簇若一櫛梳長寫去局渙而法亦板矣請剋節乃上下轉換處用筆獨別前三項三使字領重三乃字煞脚然前一項不敢廢周制于叔孫之言詳叙作提後兩項去與兵而朝且而立期于叔孫之事皆略點作對蓋寓前奇後偶于三平之中也章法絕佳內乃皆執之一節係輕帶之筆歸重館筆作一個頭結先歸和子舍肥伯于他邑亦都帶

事不與正文並讀也

春秋左傳

卷三

二

公孫鉏曰魯將御我鉏邾大夫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

至武城而還依山徐鉏丘弱茅地三子邾大夫曰道下遇

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此山道下溼遂自離姑遂過武城人

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

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取邾師不書非公命

厥叔孫如晉年初即行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

孫媾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媾言

使人也嫌內外異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訟叔孫曰

列國之卿皆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

君邪又夷也邾雜有東夷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回魯

大夫為叔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

宣子使邾人聚其眾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叔孫聞

之去眾與兵而朝示欲以身死士彌牟謂韓宣子彌牟士景伯

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

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時邾君在晉若亡國無所歸將益晉憂子

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

春秋左傳

卷三

二



主。聽邪泉取叔孫是為分別叔孫子服乃弗與使各居一館

回。正義欲各聽其辭恐其相殺示也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

執之。二子辭不屬故士伯愬而執之。正義曰魯人實取邪師二子辭不屬者蓋以朝聘征伐過他

國必假道乃行邪不假道是邪亦合責也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

以如吏欲使邪人見叔孫之屈辱。正先歸邾子士

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都別都。叔

孫且而立期焉立待命也從。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

於他邑別曰。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

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法又進

解其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以。叔孫曰見

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吏人之

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

食之示不愛。正義曰狗有吠守者。叔孫所館者雖

一日必葺其牆屋有主獵者主獵者貴吠守者賤。叔孫所館者雖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三邑。子朝者

訾在河南華縣西南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自京入尹。癸未

後四項前兩項以請冠行貨為對見其不與與後兩項以將歸始至為對又見

其不吝與人固有經有權文亦有經有

意。真身樣出色寫法。即改點叔孫看他與改變處

此節傳尹氏立王子朝事故前叙尹圍之誘後叙尹辛連敗王師中叙伐尹戊

尹特詳

春秋左傳

昭公

四

第十一節單劉取邑

第十二節單劉敗還

第十三節單劉以王如劉而子朝入王城

第十四節連寫王師為尹辛所敗于是

子朝勢盛而王師又不得聞矣

俞寧世曰晉師納王子朝出奔王已定矣尹氏世執周政當字子朝而欲立之故王復出而子朝復入春秋譏世卿于此驗矣全文歸獄尹氏提撥清楚而簡核與前篇匹敵

尹圉誘劉佗殺之

尹圉尹文公也劉佗劉蚩族故王黨

丙戌單子從阪

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

單子已敗故

丑召伯與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

二子周卿士子朝黨免召莊公庚

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

辟子朝出居劉子邑樊齊即樊頃子甲

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

近東城 秋七月戊申鄆

羅納諸莊宮

鄆羅周大夫尹辛敗劉師于唐氏族唐

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圍

西圍周地 丙寅攻蒯

蒯潰

河南縣西南蒯是也於是故王尹氏立子朝

○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

燕劍疾祀

補正口上

烏存帥國人以逐之

庚與將出聞烏存執父而立於道左懼將止

烏存莒大夫

苑羊牧之曰君過之

牧之亦莒大夫 烏存以力聞可矣

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郊公著丘公之子十四年

齊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

令尹以疾從戎故遠越攝其事

及諸侯

之師犇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燬

子瑕

此語不是安頓莒子正是籠絡烏存也其妙可想

雞父之戰出色寫一吳光先料敵次分師次合戰色色精神

左氏叙戰大抵詳於謀則畧于事詳事則略謀此獨謀事俱詳謀作兩層前一層知彼後一層知己事亦作兩層前一層虛寫後一層實寫末又添出一件併前謀所未及而事乃益妙可謂出奇無窮者矣

論三國忽作對語瘦乃勝肥狂又勝癡語當本此

七國均等一句冷後兩三國句有根

孫氏升曰數語耳兵家彼已離合之勢瑣若指掌此先正謂兵書莫奇于左氏也七國同役而不同心觀夫九節度之師潰于城下千古同慨

七國以楚為主看其兩寫三國敗三國奔結到楚師大奔下筆如天崩地塌奇

左肅

春秋左傳

卷三

五

卽令尹不起所疾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燔子潛子兼二反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

克勝也軍事尚威尚書允征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古有此言

胡沈之君幼而狂狂無常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

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壹帥賤遠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人

政令不壹於越七國同役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帥賤而不

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

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搆心矣諸侯乖亂楚必

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後者敦陳整旅敦

也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七月二十九日遣兵

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三國

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從吳光帥右掩

餘帥左掩餘吳王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

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

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許蔡

春秋左傳

卷三

昭公

六

絕。以滅獲別君臣不但字義經亦于一例一順見書法也子傳何疑焉。

第十五節子朝之党震。承上文乃盛極而衰也。

東王西王子此點出。事有符。即為晉問。周故。引乃全篇提。振線索處。其引。與叔。諛。詔。對。看。前。云。子。朝。必。不。克。此。云。東。王。必。大。克。尤。全。篇。照。應。處。處。

顛。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

之辭也。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正義曰君存稱滅則文在上滅譚滅莒是也國存君亡則文在下胡子沈子是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嫌陳例相涉故重發之。正義楚怖懼不得成陳望風而奔也。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經書乙未地動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為屋

所壓。襄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

文公劉蚩也。先君謂蚩之父獻公也。獻公亦欲立子猛未及而卒。補正以為周之先王書言昔我先君文王武王是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也。三川涇渭洛水也。地動川岸崩。

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子朝在王城。東王必故謂西王。

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

○楚大子建之母在郟。郟。郟陽也。平王娶秦女廢大子建故母歸其家。召吳

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郟。諸樊吳王僚之太子。

補王曰。諸樊乃王僚之伯父。不應太子與之同名。且僚子尚幼。此必諸樊之太子。光王義亦以為傳寫之誤。

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不及。

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徼。要其勝負。遠越曰。再敗君

師。歿且有罪。此年秋敗於雞父。設往復敗為再敗。亡君夫人。不可以莫

之。猶云歿有餘辜也。

楚熊居可謂賤了。夫人又折兵矣。絕倒。

之效也。乃縊於遠瀝。遠瀝楚地。

○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此年春晉為邾人執叔孫故公。

如晉

謝之

○楚囊瓦為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句。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

矣。今畏吳復。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政

損。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為之守。諸侯卑守在四竟。裁自慎。

其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鄰之國為援助。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

功。春秋三。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

者

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四

竟。欲如諸侯卑之守在四竟，而不可得。昔梁伯溝

也。林訖卑損之極，不得守其四竟，反混。昔梁伯溝

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八年。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

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

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

之。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懦弱也。耆強也。懦乃亂乃禮。二反者，巨支直支二反。

正義不耆不往，侵鄰國。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

梁伯三句，本是土截，掘尾却作下截，提頭用筆活，纔可法。

此文只極論城郢之失，却作兩層寫上。層以卑在四竟一句為主，卑之不獲正與相應，能無亡乎，應起亡郢，已自透快。下又申說一遍，極其詳細，而未以土不數折，抉進一層，作收見得，即不能法古諸侯，其可無念爾祖耶？兩憤其四竟首尾回環，兩層一綫，章法絕佳。看來兩層各以古昔提頭中間都用排講，末以今字一轉，官漾作收，頗似對局。吾未見古文之不以參差寓整齊為貴。

掛句大多得此一宕乃變動有致

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無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祖考則述治

其德以。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

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言未滿一圻。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

數圻。方千里為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守若是難以為安也。為定四年吳

入楚。

傳。二十有四年春三月丙戌，仲孫矜卒。無傳。孟僖子也。矜

俱縛俱。○媯至自晉。喜得赦歸。故書至。○夏五月乙未朔日

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無傳。未同盟而

赴以名。丁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釐本又。○冬吳

滅巢。楚邑也。書滅用大師。○葬杞平公。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杞桓

公見王子朝。簡公召莊公之子召伯盈也。嚚南宮極之子。桓公甘平公之子。劉子謂

襄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度謀也。言唯同心同

德則能謀。義子朝。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

不能於我無害。言紂眾億兆兼有四夷不能同德。終敗亡。尚書孔註：夷人謂平人。余有亂臣十人，同

心同德。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少同心也。今大誓無此語。此周所以興也。君

第十六節又將子朝一揚。隨作一。雖入于郕。無能為也。漸引後文。

此節與上天奔之對。看天之所奔。有人而無人。周所以興。無人而有人也。

色色精到。臨了又出一奇。寫昭子之歸。與平子策尋迴別文。亦收結得有局面。若將殺狗其牆等事。附錄于後。則反不見氣勢矣。故知作文類叙先後之間。以剪裁為第一義也。

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鄆。鄆氏西南有鄆聚言子朝

稍強。○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蹇待

于門內。蹇叔孫家臣。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疑士伯來殺已

故謀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

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久執子以謝邾。不腆敝邑之禮

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媾

至自晉尊晉也。貶媾族所以尊晉媾行人故不言罪已。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涖臨也。就問子朝敬王知

誰曲。士伯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乾音干祭

側界。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衆言子朝曲故。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陰勝陽故曰將水。

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

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將狼出故為旱。陽不克莫將積聚也。陽氣莫然不動

乃將積聚。○陽不克莫絕句。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鄭

為下憂王室起本。

第十七節晉問周故而不納子朝之使。東國之盛衰決矣。此節又後文一大題目。一大提撥也。介衆。跟上無患無人。

連日寫來。敬王不振極矣。得此一擺氣。勢頓轉。又有承接之奇。其振拔乃在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句。

克必甚。是解不克而反旱之故。將積聚又是解不克。克必甚之故。確有至理。豈是趁口翻弄得來。

第十八節子朝又強。蓋亦未肯遠亡也。為下憂王室起本。

第十九節晉鄭同憂王室大為黃王仲  
若結處為後文作引一路聯絡到底矣

引諺以憂引詩以賦似對非對筆法圓  
活之至其圓活全在多用開合無一  
筆直然句獨有合無開蓋與詩自為  
賓主支駢與若王室何自為呼應也妙  
絕

讀此等猶可想見當時霸國然有可取  
處

梓植又長一重學識矣

第二十節大為敬王生色上節是人心  
此節是天意

定而獻之

不佞  
獻之

前後議論都以而字為句法中間叙事  
亦用一而字以實之隨手成矩從心不  
踰者也

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

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

恤其緯嫠寡婦也織者常苦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

焉恐禍及已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吾小國懼矣然大

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君子其早圖之詩曰鉶之罄

矣惟罍之恥詩小雅壘大器鉶小器常稟於罍者而

瓶喻周曲喻晉詩註鉶小而盡罍所受罄盡則罍為無餘故恥之正義

大面盈刺王不使富分貧泉恤寡與入王室之不寧晉之

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宣子乃微會於諸侯期

以明年為明年會黃父傳

○秋八月大雩旱也終如叔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禮河甲

戊津人得諸河上珪自陰不佞以溫人南侵不佞敬

晉以溫人助敬王南侵子朝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

與之東訾喜得玉故與之邑鞏

○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略行也行吳沈尹戌曰此

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召



吳踵楚躡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

勞王于豫章之汭汭水曲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歸

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王及圍陽而還圍陽楚地

正義倉與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

而還鍾離不書告敗畧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王壹

動而亡二姓之師二姓之師守巢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

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大雅厲惡階道梗病也其王之謂乎為定

四年吳入郢傳

首尾兩亡字相對前只說亡邑後直云亡郢蓋前伏本文後并引後文也于文字為扶進一層法通體是兩對格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婣如宋夏叔詣會晉趙

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

小邾人于黃父左傳言謀王室也于是天王謂之東王子朝謂之西王晉侯使泄問周故

期以明年而後為黃父之會又明年而荀躒趙鞅之

師出是故天王書出入而晉師克鞏不書書克鞏是

討子朝也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有鸚鵡來巢鸚鵡音欲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季辛下旬之辛也言又重上事○九月己

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陽州齊魯竟上邑未敢

昭公

直前故次于竟。○林公行書次自莊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其再見何以昭公之失國不可不詳其所如禮。齊侯唁公于野井。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齊侯來唁公公不敢遠勞故逆

之往至。○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公不與小飲而書日者公在外非無

恩。○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陳畱外黃縣城中有曲棘

林元公卒于景公頭曼立。○十有二月齊侯取郕。取郕以居公也

○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樂大

心居。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之大宗也卑賤謂其才德薄

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唯禮可以貴身。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賤人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為定十年

樂大心。宋公享昭子賦新宮。逸詩昭子賦車轄。詩小雅出奔傳

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正義燕禮云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小臣設公席于阼階

上西鄉是禮坐公西向賓南向今使昭子坐宋公之北同西向以相近是改禮坐也。語相泣也

樂和佐。助宴禮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

賦車轄起下逆之三節一綫何疑。

賦車轄起下逆之三節一綫何疑。

賦車轄起下逆之三節一綫何疑。

賦車轄起下逆之三節一綫何疑。

賦車轄起下逆之三節一綫何疑。

賦車轄起下逆之三節一綫何疑。

賦車轄起下逆之三節一綫何疑。

賦車轄起下逆之三節一綫何疑。

此篇是三平遞說格又遞對橫擔格首段無禮必亡次段喪心不久末段失民必憂三事相類各為後文起本是三也首段昭子詭右師中段樂大詭昭

其身而後能及人失民矣焉得逞其志前後又遙遙相對中間哀樂是賤本節樂哀便是指首尾兩種人一以賤其身為可樂而好賤其宗一以逞其志為可樂而將逐季氏必亡心憂其喪心之故也摠不能久耳此又以中間開合兩頭摠之理既融洽法又圓密橫豎說來頭頭是道耳。

文亦帶首段開文作引末段事固旁及文亦帶叙平看則失之矣。賦新宮跟上聘宋賦車轄起下逆之三節一綫何疑。

賦車轄起下逆之三節一綫何疑。

賦車轄起下逆之三節一綫何疑。

賦車轄起下逆之三節一綫何疑。

賦車轄起下逆之三節一綫何疑。

賦車轄起下逆之三節一綫何疑。

賦車轄起下逆之三節一綫何疑。

吾聞之哀樂可樂而哀而樂哀可哀而樂皆喪心也心之精爽

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為此冬叔孫宋公卒傳爽明也

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生宋元夫

人宋元夫人平子之外姊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

之平子人臣而因卿逆季氏強橫公若從從昭子謂曹氏勿與魯將逐

之曹氏宋元夫人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

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女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

四公矣宣成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

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詩大雅言無人則憂患至

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為

公孫傳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趙簡子令諸

侯之大夫簡子輸王粟具成人曰明年將納王納王於王

城趙缺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

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

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

此篇以主包宜首尾是會中正文中間却見附誠所謂某甲文字不能割愛須寄見於某乙傳中者也其鋪排與行父事君篇同一筆意但彼以此故勝此以理故勝故自別耳

天地民三平却將天地歸并民上則天之明四句摠領下分三段首段應用其

五行末段應生其六氣中段應則天因地既整齊又變化也

俞寧世曰則天地之經一句摠說以下有天地之體有天地之用有天地之別有天地之交無所不該

利之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

之明日月星辰因地之性高下剛柔生其六氣謂陰陽風

雨晦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辛苦甘發為五色

青黃赤白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

聲色過則傷性正義老子云五味令人口爽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言其過聽則有此病是

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

牲麋鹿麇三犧祭天地宗廟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

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

文六采畫績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五章以

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曰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解見二十年

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為夫婦外內以

經二物夫治外嬪治內各治其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

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眾星之共辰極也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婿父曰姻兩婿

相謂曰亞補正言其親疏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

倫序比象于天文之行列也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為刑罰威

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為刑罰威

只好惡喜怒哀樂六字折寫兩遍第一遍倒從哀樂喜怒說到好惡却是從喜祭却出好惡第一遍順從好惡却出哀樂却又略去喜怒哀變化不測

從生其六氣繼到則天因地而不失字性字并收合用其五行用筆周密

曲直赴禮四字理精而筆簡與少許勝人多許

末段收應起處若節去中段以此徑接明年將納王亦自一首極緊湊文字王或庵曰此傳章法甚奇謀王室正傳也主也論禮旁筆也賓也但以大叔論禮甚詳而一言不可略謀王室不過數

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戮以象類之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

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

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

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

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好惡也

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協和久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

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

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不亦宜

乎曲直以弼其性正義性曲者以禮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簡子曰鞅也請終

身守此言也鞅能守此言故終免於晉陽之難宋樂大心曰我不輸

粟我於周為客二王後為賓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

土以來踐土在信二十八年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

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

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還右師樂士伯

語而無事之可詳。于是遂用倒賓作主之法。以論禮為中權謀。王室禮之大者也。借為前茅。不恤王室。無禮之大者也。借為後勁。倒之顛之。而乾坤由我轉。造化自我移矣。襄昭以後。如此文字甚少。直以點經解經語起。法又變。

只鷓鴣二字。凡寫六遍。以分點起。以重點結。中平列三段。以一飛一行。暗與字由近而遠。由暗而明。事奇而文特妙也。片五易韻。

唐錫周曰。純是一片天真爛漫。開口鴨之鴿之。四字非後人杜撰得山。

先結童謠後應起筆順逆字字有法。

此篇叙昭公出奔不復事。分兩半讀。在如墓謀遂行。截以上叙出奔之故。以下叙出而不復之故。起從三怨叙入為公。逐季氏作引。而作難者公若助之者。孫臧孫成之者。公為公果也。被伐者平。子而救之者。孟孫及叔孫之司馬也。誤聽公若公為之謀。于前不許登臺之請。于繼又不忍諸臣之負罪于終。而公于是乎出。此上載之節次也。喜齊以于社。禹公聽從者。以無通內外圍。公昭于將。安衆納公。則公徒伏道。左師將乘馬歸。公則公徒執之。而公于是乎不復此下。

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其背盟。以于

盟主。無不祥大焉。言不善無大此者為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傳。

有鷓鴣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

世童謠有之。師已魯大夫。已音紀。一音祀。曰。鷓鴣之鴿之公出辱之。

言鷓鴣來則鷓鴣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饋也。公出辱也。

鷓鴣跌跌公在乾侯。跌跌。跌行貌。跌。微褻與襦。張十張留二反。

苦故反。鷓鴣之巢遠哉。遥遥。稠父喪勞。宋父以驕。

稠父昭公外故喪勞。鷓鴣鷓鴣往歌來哭。昭公生宋父定公。代立故以驕。出歌。出。

童謠有是。今鷓鴣來巢。其將及乎。將及。禍也。

秋書再雩。早甚也。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

公鳥歿。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

室。公亥即公若也。展季氏族相。治也。夜本作射。又音亦。及季姒與嬖人檀通。

季姒公鳥妻鮑文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遄之

妻。秦遄魯大夫妻。活。高浪婦。假。撇。清口角。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

訴於公甫。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以非禮。秦姬

左傳  
截之節次也。要之公出而不復，其失抱在不聽子家故。上下叙子家特詳，茅鹿門意同。  
上截又分兩層。六節前一層平叙三怨，後一層分頂三人一節叙公告公逐季二節叙節孫必殺季氏三節叙臧孫如基謀行而公若則用作提頭。臧則用作煞脚，段落明整又各變也。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以告公之。公之亦平子弟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

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

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

執夜姑之有司欲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

邠之雞鬪。季平子邠昭伯二家相近故雞鬪。邠音后。季氏介其雞。擣芥子播

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為介雞。鄭眾云介甲也。高誘呂氏春秋註作小鎧著雞頭。按照下金距高說

是邠氏為之金距。平子怒怒其不益宮於邠氏。侵邠氏室

以自且讓之。讓責也故邠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

弟會。昭臧為子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

怒拘臧氏老。怵事見此年冬十二月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

眾萬於季氏。禘祭也。萬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正義蓋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樂人

少季先取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自足也。禮也。蓋

襄公別立廟。補正陸氏曰：周衰禮廢，諸侯典禮蓋有獨豐于昵者。如閔二年禘于莊公，趙匡云不及于祖也。今此禘于襄公亦然。若謂別立廟則武

宮煬宮之立，經皆書之。此立二宮何緣不書大夫遂

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公為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於

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巢公責。巢音皆。公為弟。音音。齊焚二音。

左傳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昭公

三節又以公若節為綱于公果自言下  
串入臧孫郈孫又即借郈臧引出子家  
懿伯為一篇提掇要緊線索用筆錯綜  
而法極細密  
公若以後不復再見蓋引出子家便從  
此卸去矣筆妙可想

憑空揮昭子如闕一筆前後無著讀至  
未段平子一番往復乃知伏筆之妙如  
國手布子在數十著之先也 又冷著  
此句見昭子若在家必無驥戾之謀矣  
此暗伏法

連寫三弗許與前三使言三以告相配  
亦各成片段處

前論季氏之不可去此論季氏之必當  
許都數出借多原故來最詳明痛切彼  
昏不知奈之何哉

公果公音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寤將以戈擊之乃走

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無勅命懼而不出數月不見

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

小人之所及也謂僚祖為小人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

以難言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羈

懿伯曰諉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受惡名

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

其難圖也公退之退更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

不獲死乃館於公恐受洩命之罪故叔孫昭子如闕

公居於長府先居一可守可行之地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子

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

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魯城南自

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有沂水平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

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

取食焉隱約窮困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慝

惡也日冥多人將起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

春秋左傳卷之五昭公



也○用○倒○叙○之○筆○恰○與○逆○孟○孫○事○接○連○一○面○東○上○一○面○遞○下○結○搆○緊○湊○有○法○逆○孟○孫○下○却○又○不○叙○孟○孫○偏○夾○叙○叔○孫○一○邊○而○以○見○旌○以○告○暗○渡○明○接○併○作○一○串○不○另○起○頭○緒○尤○叙○事○不○紛○不○換○不○偏○枯○處○也○遂○逐○之○遂○伐○公○徒○又○一○事○而○分○見○互○見○之○法○

子家此策尤善之善者也前兩節議論是經此一節轉變是權

看利之便

卷三

將○蓋○也○蓋○積○也○蓋○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有○與○季○氏○同○求○叛○君○者○

君○必○悔○之○弗○聽○耶○孫○曰○必○殺○之○公○使○耶○孫○逆○孟○懿○子○懿○子○仲○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眾○曰○若○之○何○莫○

對○眾○疑○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

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

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唐云大事已定耶公○徒○釋○甲○執○水○而○

踞○言無戰心也水櫃九蓋或云櫃九是箭筈遂○逐○之○

逐○公○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

告○孟○氏○執○耶○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于○家○

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

止○不○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意如季公○曰○余○不○忍○

也○與○臧○孫○如○墓○謀○辭先君且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

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

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自咎

司○遠○詣○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令○魯○侯○過○共○先○至○

野○井○遠○見○迎○逆○自○咎○以○謝○公○補正曰近謂近魯平

陰○近○魯○野○井○近○齊○耶○氏○曰○齊○侯○言○為○近○魯○之○故○使○有○

司○先○待○于○平○陰○將○自○往○迎○之○而○魯○侯○已○至○于○野○井○此○

齊侯自咎

卷三

昭公

三

因上下叙事太密故補入解經以疎其氣長支間架在此

前後如許情情中間忽著兩禮字作贊此女叔齊所謂習儀以亟者也君以此始亦必以終矣

上截三節下載亦分三節都出色為一家非寫子家想是寫昭公之聞也如未伐而沮公難圖則退之既入而勸公肯亡則弗聽事去而偽出君止則又不忍既出奔矣破于社之惑而舍齊適晉則終弗從但信從者無通內外之盟一任公從之將殺昭子而執左師也而於身思我者身志好我者所死而事終不

矣而子家子固依然在其左右也昔以徐觀其後已

此兩節又是極明透之言與前兩番議論相配乃行文照應勻稱處也末節重寫昭子似昭子為主矣中間特著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一筆便令頭緒歸併為一最叙事線索要訣左師亦起使帶叙特與昭子作陪以兩賓包一主絕妙剪裁又恰作不了之局遞入下文左氏于長篇段落處都用若斷若連之筆蓋貌離而神自合耳平子兩番話頭諸家皆以為詐愚謂此正見平子良心初未盡泯而公之無端而去之者自詒伊戚也否則昭子子家皆屬夢夢于昭公何尤焉

寡人之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

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于社

以待君命

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

再

必不能益于社

而復君魯也

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

無

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

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

逐君皆

有罪也

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

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

盟

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

昭公

昭公

連叙數事都用急促之筆不唯前路事長氣慢結處須緊拍作收局亦事勢到此無復從容氣象所謂文與事稱者唐錫周曰季姬是怪物邱臧是廢物昭公是俗物公徒皆厭物四物以類相聚即得不弄出專來

俞寧世曰獻弓之謀本不必從勸從者公徒也登臺之請本不必殺勸殺者公徒也如墓之行本不必奔勸奔者公徒也始則釋甲執冰以悞君繼則伏兵執展以制君甚矣討季氏也以懷怨其劫昭公也以懼禍皆為身耳非為君也其時在外之忠獨一子家羈在內之忠獨一叔孫昭子子家羈凡七段議論明決周到公既不從昭子始以如闕不能救禍于始繼以補死不能解禍于終昭公

又優柔又躁率以小不忍而亂大謀由是季氏拒于內公徒曳于外而住歌來哭之勢成矣提出子家羈作串又以叔孫昭子作關紐然後細叙諸人情狀則當日事勢頭緒了然所謂法生于識也第廿二節子昭漸無能為矣

起句于上事亦作若斷若連之筆左氏于此等處大都分而為一實可合而為一也

註云為明年梁丘據語起本詳此見宋公之死原有定命而非真以納公之故也皆倒註法

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眾而納公昭子請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伏兵安眾納從公伐季者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伏皆不得入也

子有異志不欲復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而歸公徒執之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劉炫云欲其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曲禮前有車騎此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文公子朝黨於鞏縣涉洛水也

東訾敬王邑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請納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平公元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父兄謂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楸柎所

春大三年昭公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以藉幹者。榻附棺中筵也。幹，骸骨也。請無及先

君。欲自貶損。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

弗敢。昵，近也。降，昵宴謂損親近聲樂飲食之事。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

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

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言君命必不行祇適也。宋公

遂行。己亥卒于曲棘。為明年梁丘據語起本。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郟。郟，人自服不成圍。欲取以居公，不書圍。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偃句。地名。偃，力

此段特為前逐平子篇為護節作註。蓋平子亦自為後傳以終事也。

主方具二反。以上為信與僭，僭吉。信也。臧氏老將如

晉，問昭伯會請往。代家昭伯問家故盡對也。及

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內子昭伯妻不對若有他故。再三問不

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又不對。至次于外，而察之，皆

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郟。郟，鮒假使為賈正焉。郟在東平無鹽。

縣東南鮒假郟邑大夫賈正掌貨。計于季氏。送計簿于季氏。

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桐汝里名。楯食準反，又音允。

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

寫借曲盡

此事之自為首尾呼應者

城曰城郭曰郭皆以實字為虛字用也

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惡及昭從公平子

立臧會

立以為臧氏後

會曰僕句不余欺也

傳言卜筮之驗善惡由人

○楚子使蓬射城州屈復茄人焉

還復茄人于州屈屈居勿其勿二

反茄音加

城丘皇遷訾人焉

移訾人于丘皇

使熊相祿郭巢季然

郭卷

使二大夫為巢卷築郭也卷城在南陽葉縣南○祿音梅卷音權或眷勉反

子大叔

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

王弗能久矣

為明年楚子居卒傳

經乙酉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而葬速

○三

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

成孟氏邑不書齊師帥賤眾少重在

公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鄆陵地闕○鄆

音專又市轉徒九二反林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矣十六年齊徐莒邾嘗盟于蒲隧十九年宋邾鄆徐嘗盟于蟲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者矣于是書以

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

公至自會居于鄆無傳○九月

庚申楚子居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林平王卒子昭王軫立

○冬十月天

王入于成周

傳言王入在子朝韓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林言始得京師也昔者惠王

出入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于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曷為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

無足諱焉爾于成。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周猶未得王都也。尹召族犇非一人故言氏書犇在。當言召氏經誤也。尹召族犇非一人故言氏書犇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林尹氏獨欲立于朝耳。以二卿序尹氏之下則從之者而已。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前年已取鄆。至是乃發傳者為公。

處戰起。○莖宋元公如先君禮也。善宋人違命以合禮。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豐賈二人皆季

氏家。以幣錦二兩。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縛一如瑱。瑱充耳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藏。縛直轉皮瑱它殿反。適齊師謂子猶之人。

高齋。子猶家臣。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言能為我行貨于子猶當為請使得為高氏。高齋以錦。後又當致粟五千庾。庾十六斗凡八千斛。弄妙。

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子猶受。百兩為數。祿財猶材也。

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欲行其說故先示。然據有異焉。異猶。拾有此兩端。宋元公為魯也。欲盡力納魯君。也。

此篇專公圍成事却連自齊居鄆說入已止一篇之案蓋于齊無親又于魯不

合則圍成徒為畫餅適以堅其幣錦之謀耳。以首段子猶受賂止納為主蓋齊既受賂則成自受師不害而炊鼻之戰一此一罵足可了事看開手特提命無受魯貨一筆意可知已。

前半議論語語精神後半敘事却語語疎懶分明為魯君無成寫出一種衰頹廢弛光景來令讀者亦為之索然無味是相題行文入神之筆。

通篇凡寫許多人魯則申豐女賈公孫朝野洩冉豎顏鳴但知有平子不知有公齊則高齋淵捷囊帶陳武子亦但知有子猶不知有公之無成固蚤為平子子猶兩邊算定也子家子亦只好袖手而聽其顛倒已矣其奈之何。

春秋左傳 昭公 卷三

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其君無疾而死不

曲折搖樣却純是幣錦說話也

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

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上知可若可師有

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

無信亦師復爾耳

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成大夫公孫朝謂平

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以成邑請納質

弗許曰信文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

也被壞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公孫朝許齊師言欲

齊因會意故聽之耳當回悔非稠交夢  
夢猶以為信

取成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

以厭眾以厭眾心不欲使知已降也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厭於冉於葉二反魯

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告齊言眾不欲降已不能勝師及齊師戰

于炊鼻季氏師距公非公命則不書炊鼻魯地齊子淵捷從洩聲子聲子

魯大射之中楯瓦瓦楯繇胸次輅七入者三寸入楯瓦也

胸車輓輅車輅繇過也汰矢激聲子射其馬斬鞅殪

七矢鏃也胸其俱反一作胸殪死改駕人以爲驂戾也而助之人魯人也驂戾叔孫氏司馬子

車曰齊人也子車即淵捷將擊子車之車射之殪其御曰

或叱或罵此來直是開口要嬉耳

上兩段從齊說入下兩段從魯說入齊淵撻不欲怒魯再豎不敢亢齊彼此唯恐相傷皆貨之力也而魯君乃無成矣取耳斷足皆勉強瞞人耳目顏鳴三呼魯昭直林雍之不知也可哀哉徐揚貢曰史漢紀戰寫形寫勢而左氏寫情故雖短句瑣字自然生動

又之又欲使射餘人子車曰眾可懼也不肯盡力不可怒也子囊帶

從野洩叱之囊帶齊大夫野洩即洩曰軍無私怒報

乃私也將亢子欲以公戰禦之又叱之子囊復亦叱

之野洩亦叱也言齊無戰心但相叱再豎射陳武子中手再豎季氏臣失

弓而罵武子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誓鬢鬚眉甚口

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子彊武子字○鬢之恐反黑也○說文稠也甚

口謂大口也按林豎方與頭會意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為言不敢違季

氏林雍羞為顏鳴有下皆魯人羞為右故下車職苑何忌取其耳

何忌齊大夫不欲殺其右見獲顏鳴去之懼而去之苑子之御

曰視下顧復欲使苑子擊其足苑子刺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

他車以歸鑿一足行○荆芳弗父勿二反鑿遣政反字林丘貞反說文又云擊金為聲顏

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言魯人皆致力於季氏不以私怨而相棄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

于尸氏劉人劉蚩之屬王城子朝之徒尸氏在鞏縣西南偃師城戊辰王城人劉

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施谷周地

○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

第廿三節子朝劉子互有勝敗連寫劉人乃是出色寫劉子也



第廿四節敬王極敗然後接落晉師納王蓋否極泰來矣此兩節以單子劉子對頌與起造造相應章法首尾一綫

提句緊破王順國治四字下用兩層雙頂天下句又挾進一層說尤妙在令尹

子西前後兩意都川順承中間亂國而惡君王獨用倒接最警而變也語語斬截怒容可掬知聞其聲得力在賂吾天下句振拔有神

俞寧世曰同一讓國感札以和婉子西以嚴厲蓋令尹欲市德而專政故言下句句斬截

起句正名為一篇之綱第二筆便寫晉師又為結處遠晉之大伏案次又點入奉周典藉為子朝一番文辭張本無一字落空

第廿五節子朝奔楚劉單同盟敬王入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正義自劉而出庚午次于

渠周地王城人焚劉燒劉子邑丙子王宿于褚氏洛陽縣南有褚

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

滑萑谷胥靡滑皆周地胥靡滑本鄭邑○萑音丸一作萑古亂反晉知躒趙鞅帥師

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女寬晉大夫闕塞洛陽西南伊闕口也守之備子朝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庶曰

大子王弱其母非適也王昭王子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

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

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言王子建聘之是章君王之惡國有外

援不可瀆也外援秦也瀆慢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

讎不立王秦將來討是速讎也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賂吾以

天下吾滋不從也滋益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

乃立昭王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起發也辛丑在郊郊子朝邑遂

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知躒趙鞅之師召伯盈遂王

子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躒趙鞅之師及召氏之

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昭公

成周晉成周而還其事已畢無端于子  
 朝生出一篇強辭奪理之文滔滔莽莽  
 幾不可過而未以馬父語輕輕斷結收  
 拾全文益合前二十餘節共作一掉尾  
 使讀者有大海迴風生紫瀾之嘆也  
 或謂何不就敬王發揮一首典語文字  
 則左氏亦就其事之所有而刪潤成章  
 未嘗憑空添設且以見文字隨人所造  
 拈一語頭無處不有文字所以教人自  
 為也何必擇冠冕題目而後足以行吾  
 筆也哉  
 子朝使告于諸侯只是乞憐諸侯替他  
 出頭耳篇中凡七點諸侯字但諸侯須  
 兼同另姓文從茲建母弟說入中間叙  
 前事則兩補兄弟力王至率王命叙近  
 事則深望兄弟獲順天法毋速天罰甥

舅只用一帶末又單結伯仲叔季蓋以  
 為此吾家家事者然此立言之旨也但  
 通體詳于求諸侯重于責單劉與晉至  
 已之當立却又寥寥數言亦見其理之  
 短而詞之窮矣

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嚳奉周之典籍以韓楚尹召二族

皆韓故稱氏重見尹陰忌韓莒以叛 陰忌韓莒以叛陰忌子朝黨莒周邑 召伯

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召伯新還故盟 遂軍圍澤次于隄

上圍澤隄上昔周地 癸酉王入于成周成周今洛陽 甲戌

盟于襄宮襄王 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般晉大夫 十二

月癸未王入于莊宮莊宮在王城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

昔武王克殷正義曰服虔王肅並作文武克殷故下文吾無專享文武之功 成王

靖四方康王息民茲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

享文武之功不敢專故 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

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夷王厲王父也愆惡疾

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

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不忍害王也厲王之末周人流王于彘 劉炫以為不能

忍王之振救一 諸侯釋位以閒王政閒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 閒去聲一

如字補正曰史記言厲王奔彘周公召公行政號曰共和按漢書古今人表汲冢紀年皆作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莊子稱共伯 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宣王厲

得乎共首蓋一人也之亂宣王尚少召公 至于幽王天下為一天子彘 周王昏不若

虎取而長之效授也

通篇作兩截讀。上截兩則是兄弟與若  
一二兄弟為呼應。是前偶後奇。法下截  
伯仲叔季。應上三個兄弟。又是前明後  
暗。法中間束上落下。又用牽上搭下之  
筆。章法極整又極變也。

用愆厥位。幽王宜王子若 攜王好幽王 替之而建

王嗣用遷郊幽王后申姜生太子宜白王幸褒姒

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太子申伯與鄭及西

戎伐周戰于戲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白是為

平王幽王逃如鄭及家紀年幽王既死號公翰立王

子余臣于攜後為晉文侯所殺與未註異正義按

此猶厲王流彘詩携汾王或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

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

襄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王六世孫頹惠王庶叔也

王子叔帶襄王弟僖二十四年叔則有晉鄭咸黜不

帶作難襄王處施以政反

端黜去也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頹為王以緩定王

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

降妖定王襄王孫定王曰周其有頹王亦克能修其

職諸侯服享二世其職二世謂王室其有間王位諸

侯不圖而受其亂災間王位謂子朝也今子朝以為

為至于靈王生而有頹靈王定王甚神聖無惡於諸

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景王靈今王室亂單旗劉狄

剝亂天下壹行不若單旗穆公也劉狄請先王何常

春秋左傳

叙十二王用五至于作串中間詳畧伸  
縮有多少手法在前半直是世家年  
表後則飛書馳檄之祖

之有言先王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謂羣不弔之

人弔至也。弔如字舊丁歷反。正義以行亂于王

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貫習也瀆易也。正義規古本皆作

玩註云。玩貪也。慢棄刑法倍好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

為不道是攝是贊攝持也贊佐也。先王謂景王思肆共罔極肆放也

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茲此也此不穀子朝自謂未有攸疢

攸所也底至也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獪以

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上句起下赦圖不穀赦其憂而圖其難則所願

文凡有兩先王之命前指蕃屏而言後指立長而言子朝只一庶長之見橫據胸中耳却不知景既立猛猛沒而句其母弟也朝烏得而爭之哉

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

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

卜此所謂先王之經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正義曰三公

六卿毋得私附王之庶子而妄立之其意言單劉穆

有私情違古制也何鄭皆以公卿繼嗣為說誤單責單劉亦不敢十分

后及大子壽早天即世在十年單劉贊私立少以閉先

王傷編晉也亦唯伯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閱馬父聞

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

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傳卷之七

本只雖禮無益之意妙于慧上洗發出  
一種道理精而語新妙處只是切耳

引詩分証上二意却一華明結慧字  
華暗結禳字整而變也

此篇前論禳慧在德後論已陳在禮水  
各開說然吾以為在德即承上截兩德  
字串落民字國字處處雙行到底蓋兩  
截一串者看他上截分四層先就天道  
泛論次就慧星切論次將有德無德反  
復對說下截亦有四層先嘆此室歸于  
陳氏次勸唯禮可以已之次將為國為  
民逐節遞說雖詳畧不同其間架未始  
不相配也

連詩來作低回誄嘆輕雋有逸致

三肅

○齊有慧星

出齊之分斷

齊侯使禳

祭以禳

晏子

曰無益也祇取誣焉

誣欺也

天道不誣

誣疑也○誣本又作悞他刀反

不誣不好誣也承誣字說註作疑解觀後年傳子家語自是悞字之訛

不貳其命若之

何禳之且天之有慧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

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詩大雅翼翼共也聿惟也

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

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

於慧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逆詩言追監夏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

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

哉室其誰有此乎

景公自知德不能

晏子曰敢問何

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

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鐘之數其取之公

也薄

謂以公量收區音甌

其施之民也厚

謂以私量貸

公厚斂焉

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言陳氏之民歌舞之矣  
說之心欲歌舞之式也

水火三專

昭公

三

以一美哉領三善哉。而後兩善哉。又承前一善哉。分出以遞為對。又一頭兩脚也。

前兩段語語切至。後兩段語語寬緩。蓋因其公自畫不能空空稱善。說而不經。顯然矣。亦所謂相題行文者。重提君字。亦與前段君字相應。

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也。則國其國也。公曰善哉。

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

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

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

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

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

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

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

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

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春秋左傳卷二十五終

昭公

